

虽说立冬了,可是总还希望秋意能长一点,好不容易走走迟迟不走的苦夏,迟迟开出来的桂花也是希望多多留香。还有木芙蓉,11月份正是它粉红粉白的佳期。天高云淡,秋高气爽,诠释此八个字的日子虽然确乎“多乎哉不多也”,但总还是有秋意。

北方的秋是要长一些的。十八年前曾经特特意调整了工作,兼了长假,不顾心脏旧疾缓去川藏线看高原的秋,虽说新都桥的秋色还斑斓,稻城的央迈勇之雪和周边金黄杨树林的参差多元也一慰思秋之心,而嘉绒藏寨的满目果树和云母闪烁的泥牛山道简直温暖了西北飒飒的秋风,但再如何停留伫立,也还是行色匆匆,挥手而别,何况高反的不适甚至难耐感多少也折扣了看秋的空腔。而

但还是有一段日子接近了北方的秋,从初秋到深秋乃至初冬,让我一天又一天,甚至一刻又一刻地看秋,看着秋爬上枝头,如何妖娆变幻,又如何平

静明晰地别过。那是2006年去韩国梨花女大客座任教,独在异乡,不免孤寂,一场火红的秋是期盼中的温胆剂。也是奇怪,是年韩国各地枫叶红得都比往年晚。10月下旬,在通常的看枫名胜只能蜻蜓点水。不过梨大的秋没有让我失望。从寓所经过上坡下坡,11月初至中旬,就看到路边的银杏叶子从边缘泛出柠檬黄,到黄绿杂糅,而全然金黄。我每天相机记录,11月3号、7号、8号、14号、15号,拍下银杏的叶色剧情。渐渐地,当银杏叶和这一场秋事的缠绵几近高潮,寂然委地而舞时,枫红接踵而来了我来了。11月中旬,大部分枫红丝丝染枝头,正好赶上银杏给路沿山脚镶金边,红黄上下招呼,好比一管长长的水袖,挽起此刻的倾情。而后,银杏优雅无奈地每天每天地飘落,直至树干裸直而苍茫于初冬,枫红则唱起了悠长的咏叹调,极尽跌宕绵长妖娆之姿。栗子树、柿子树等树

成为季节的一片叶子

龚静



蓝天下 (速写) 唐宁

们自然也不甘心枫叶独这个季节的一片叶子。是年11月下旬惠芬姐到首尔开研讨会,周日陪她梨大赏秋。我们尤其欣赏韩式校长公馆前的秋景:几株枫红探出矮矮的灰砖墙,若舞姿凝固,兀自一在无人花园里肆媚。其实枫树也非“寂寞无人赏”,异乡人如我从绿的枫里,自是豪情满腔,拍到淡红的枫乃至火红,好比几个月内看女人一生,青涩的、成熟的、风韵的、迟暮的,最终淡淡平静地等待新的轮回。



一面湖水

金涛

初秋的心愿湖,龙舟如约而至。疫情过后,度假区率先呈现活力的是水面。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力,积蓄了一个夏天的能量,人和水一样,都需要尽情释放。水,对于一座乐园,不是简单的水珠、水滴和水帘,它是一个精灵。在迪士尼的语境中,水和火一样,从来就是扮演着故事的角色,从奥兰多、巴黎到上海,每晚,水踩着光的步点,在城堡面前,翩翩起舞,梦幻水秀把夜带入高潮。显然,水在乐园不是物质的存在,而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主题乐园的辞典中,水有着丰富的含义。上海迪士尼乐园建设过程中,建设者为我们讲述了“金木水火土”的神奇故事,其中,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篇幅。水不仅是景观,还是一个生态。在奥兰多迪士尼度假区,处处水塘遍布,禽兽出没;东京和香港迪士尼度假区围海填陆,滨水而立,和海洋气息相通。上海迪士尼乐园地处川沙,河网纵横,水系的规划包括人工湖、围场河和大片湿地公园。乐园湖而建,草木茂盛,这和综合水处理厂的配套密不可分,水厂把污水处理和灌溉水处理合二为一,产生了奇妙反应,水系在景区的重要功能是平衡汛涝、调节气候和恢复生态。

水不仅是交通,还是一座舞台。华特·迪士尼当年在规划奥兰多乐园时,就在湖上设计了游线,用泛舟方式进入乐园,旨在造成戏剧的离间,给游客们带来期待的惊喜。湖面是欢乐的序厅,这种古老的交通方式极大地丰富了游客的体验,如今,除了水上巴士外,戏水本身也成为度假生活的打开方式,漫步上海的度假区,无论河道湖面,还是水岸步道,赛艇、龙舟、自行车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运动活力。

水不仅是场地,还是一种标准。心愿湖的故事中,最常被提起的就是它的水质。湖水清澈灵动,总磷含量和氨氮含量的要求甚至高于自来水,有14个水质指标达到国内二级水的标准,这是迪士尼对景观水体的品质要求,这是按照适应儿童的标准来设计的。水,在迪士尼的童话里,一直是亲密的象征。最令人惊喜的是,水,还是一种媒介。

2015年,心愿湖建成伊始,第一只野生的黑天鹅前来打卡,六年来,观鸟协会的志愿者统计,已观察到了106种迁徙中的候鸟来此落脚和栖息。一面湖水,普渡众生,成为沟通人和自然的桥梁。

我手机里保存着一张身着空军飞行服、拿着64式手枪的照片,人见人夸帅气潇洒。不过我不是飞行员,我只是一个维修歼6飞机发动机的机械员。每每望着飞行员驾驶着战鹰翱翔蓝天,心里特别羡慕,不能上天只能借穿飞行服圆一下蓝天梦。

每每看到这张照片,就会想起我的军旅生涯,我的青春岁月。1976年3月4日清晨,我早早起来,戴上还没有佩戴五星的军帽,穿上没有红领章的绿色军装,在红旗飘飘,歌声嘹亮中,随着上区100多位新兵蛋子坐上了闷罐子列车。第二天下午稀里糊涂地来到徐州火车站,开始了六年的军旅生涯。

开始在教导队学习培训半年。一个月翻来覆去的立正、稍息、齐步走、正步走枯燥乏味,

广东有句老话:牛耕田,马食谷,老豆赚钱仔享福。广东马很少,大概只有在军队中给骑兵骑,所以不耕田,只吃谷,像享福一样。可是在这儿上海,特别是北方就不同了,马和牛同样劳动。我早年看苏联电影,就看到马和牛一起耕田(当时还没用拖拉机)。这样,马和牛同命,一样耕田,不光是食谷享福。

我来了上海,就是上海人,就是北方外江佬,我也就是要和本地马一样耕田,不再像广东马那样食谷不耕田了。我是上海人,我是上海马。

广东马

任溶溶

之后便是学习《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原理》等深高的航空知识,那时有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学习非常刻苦,上海兵比其他城市和农村兵文化基础好,脑子反应快,所以教员比较欣赏上海兵。但是上海兵也有其不足,就是自我感觉良好,有些瞧不起外地人,在上海兵眼里好像外地人都是乡下人。还有就是艰苦朴素不够,有的上海兵用香皂洗衣服被头儿撞见,批评他太浪费。还有更绝的,上厕所嫌臭,竟然拿出百雀羚雪花膏闻香去臭,结果成了军营里的笑柄。

夏天,我穿了白色的确良衬衣,带队的夏班长见之,惊讶地说:“小李啊,你要是穿了这件小白褂下连队,你的入党就完了。”那时,争取入党是每个兵的最高理想,一听这话,吓得我赶紧脱下衬衣,藏入了印有外滩海关大楼的旅行袋里,很久不敢穿心爱的的确良衬衣,还有那块120元的全钢上海牌手表,更是不敢示人,只能放在口袋里当怀表使用。

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在定检中队机械分队,也就是专门负责检查修理歼6飞机,机械师感到上海兵脑子好用,又分配我检修发动机。检修飞机听起来是个技术活,就像修汽车一般,其实比修汽车苦多了。首先是技术要求高,还有干活得千万小心。检修飞机所用的钳子、扳手和专用工具千万不能掉在飞机里,甚至连丁点儿

帅气飞行服

李动

保险丝也不能掉下,否则飞机上天机械卡住就会摔飞机。因为飞机各种零件和管路密布,双手在飞机里干活施展不开,特别别扭,一不小心手背就会被保险丝划破,故此手上像松树皮一般布满了道道口子,干完活儿用肥皂一洗生疼。北方的冬天,寒风呼啸,空旷的机场更是冷风刺骨,穿着厚厚的皮袄倒是可以挡风保暖,但是干活手却无法伸入发动机,只能脱去皮袄,冰天雪地穿着单薄的夹克服,那个冷是扎肉刺骨的冷,更要命的是在炎炎烈日下,机场跑道上的地面温度高达四五十摄氏度,蹲在飞机上干活,机翼反射明晃晃的阳光热上加热,发动机一开车,滚烫如沸水,趴在飞机上干活,犹如孙悟空在老君炉里干烤,汗水已流干了,就像河

友人偶然提起拜访与送礼的话题,问带些什么东西送老人合适?

我生活的时代,老先生如落英缤纷,走的走老的老,我并未见过多少。只是我从事的职业与文化相关,业余又喜欢篆刻书画,免不了要与老人打交道。我也赶上了一个时代的末班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还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二三十年代出生的老先生,领受他们待人接物不同的礼仪,听他们讲述风雨阴晴的过去,或极重交往的人情世故,或完全出诸性情,和他们结下或深或浅的缘分,不管属于哪一类,都算是上苍赐予我人生经历中难得的遭逢。

至于拜访老先生,带什么礼物?是个很难说明白的课题,如果硬要说,大概与我们所处的时风有关,也取决于时代因素下个人的判断选择。我和周退密先生相识很晚,是乡贤朱明尧先生引荐的。当时退老年已九十,和我相差50岁,是我的祖父辈。第一次出差回浙江,从上海过,打电话与退老相约一见,临去前买了二盒花旗西洋参,这样的保健品,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总是有益无害。退老自然是谢辞的。他出身于四明名门,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在上海生活,既懂得传统家庭的礼仪,又受过西方文明的洗礼,思想很开通。好几次对我说:依来上海看吾,就交关开心,东西就勿要拿了。而我则表示:所效微物,只是对先生的一点心意。有一回在旁的师母终于看不过去了,对我讲:“小唐,以后不要再花钱买西洋参了,若一定要送,路过衡山路的克莉丝汀面包房买几只面包就可以。”以后遵师母所说,拜访退老就携一包面包以奉。这当然是老辈的体恤,生怕晚辈多花钱。退老晚年的生活简约,据说早餐往往是咖啡加牛角包。

我去拜访黄裳先生时,因是初见,也不知道黄先生喜欢什么,事先订了一束鲜花,这遵循了社交的通则,送花男女老少咸宜。手捧鲜花上门,与穿背带西装裤的黄先生十分相宜,黄先生示意女儿接下花束,让我在会客室的沙发上落座,随后以咖啡饗客。

不是所有的老先生都喜欢送花。我

拜访与致礼

唐吟方

以北京荣宝斋的水印木版花笺进呈,忆老高兴异常,说“纸老虎”最喜欢花笺。原来对外声称爱花的老头,晚年一门心思放在书画上,笺纸供他笔墨驱使,这才是他晚年的心头好。可见即使是老先生,兴趣口味也会随时而变。

唯一一次例外,是2007年6月由蒋炳昌先生陪同去看望上海文博会的老前辈郭若愚。郭老在圈内资格甚老,是新中国文博事业的耕耘者见证者,从青铜器、甲骨、金石、陶瓷、书画,到竹木牙雕印章,研究收藏涉猎范围极广,师友圈阵容极为得,与黄宾虹、郭沫若、沙孟海、谢稚柳、唐云、邓散木等等都有交集。一路上,我跟蒋先生唠叨不知买点什么作见面礼为好。蒋先生与郭先生走得近,告诉我郭先生随礼,就近在食品店买十只粽子即可。到得郭府,送上粽子,郭先生喜欢收下。那次,我本来准备好花笺,想请郭老当场写字,但他表示近来手不听使唤,等过一阵子平复一点再写。当时他已87岁,我本该抓住机会,降格求其用硬笔留题,哪想一犹豫,失去了平生仅有的一次机会。郭老人极魁伟,字却写得小巧而工整,正是字如其人的反例。

从前,我看过一本《社交手册》,其中专门有一节谈向尊长“致礼”,说要体现出“敬”意,至于送什么?因人而异,并无定则,礼物只是致礼者内心的外化表现。就我有限的体验,向老人“送礼”,得体适宜才是重点。

天散发非人间之气,仰望,背景阶梯状的大楼,前景光线明暗的植物,走过的女学生似乎不过人间陪衬,树在那里,却仿佛终有一天超尘而去。

如此长时间的与秋一起日常,自然印刻记忆。还记得和同事丽红在校园后山散步聊天,小路旁镶金黄树叶花边。行行复行行。她说往年树叶11月份都落尽了,今年似乎特地为你留得久了。

反观自身,独自异乡工作生活,面对和处理各种突发情况,调适心理和身体压力。岁逢不惑,时感生命另有意蕴的生长。如

此时刻目秋,相看相感,目遇也沉淀为心遇。这样的心遇,能久慰南方短暂的秋憾。

常听古琴曲《秋风词》,林友仁先生且操缦且吟唱。淡淡而苍劲的吟哦随琴音响起:“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亲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人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思,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反复三遍,曲短悠远。此曲原意诉说幽怨,窃以为不妨碍延展多种情感。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末曾一周一次在

汾阳路那套简陋公寓内问琴于林先生,一日他兴致颇高,取过那张明代古琴,边弹边吟《秋风词》,我也赶紧忙地跟着,此曲不似《流水》《平沙落雁》那般复杂,但自有一种苍凉辽远之气。一曲终了,我这个“菜鸟”淡背汗涔,却甚感畅快。林先生已逝,曲音循环。不止秋天会听,四季循环。

新冠未去,出境不宜,微信首尔的丽红,问问:何年之秋再相逢?深深期待。



照片中的他,端坐于《人民网》新闻直播间。 责编:杨晓晖